



杜佳

非虚构创作 观察(之一)

严肃主题影像书写:投向少数的凝视

边界消融:“解构”和“生机”共存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纪录与纪录也千差万别。随着设备越来越易获得,传播渠道越来越多元,影像纪录正变得越来越“日常”。

独立纪录片导演米娜用“消解”这个词概括纪录影像早已开始并仍在发生的变化。她回忆起往事记忆犹新,从前,有志于或从事影像纪录的人们带着不同的人生经历聚集在一起,在提供纪录片放映的酒吧等场所观影交流是常态。

今天,影像拥有更加多元的主题,口红试色、宠物的可爱瞬间、烹饪一道菜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几乎可视作现实生活的不完全镜像。

一方面,影像体量呈爆炸式增长,形同生成一个庞大的内容池,并且容量只会越来越大。在肯定娱乐积极功能的同时,“泛娱乐化”导致的弊端也日渐突出。

另一方面,大量新兴形式的诞生也并不完全是对严肃主题影像的“解构”和“消耗”。在米娜看来,至少多元的土壤业已形成。更加包容的影像生态意味着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个人经验正在“被看见”。

纪录片导演叶云认为,严肃创作的处境并不乐观。在让人应接不暇的生活的追赶下,受众的消费选择更青睐娱乐,带有反思性的严肃创作处于天然劣势。

叶云注意到,“人们对未来的渴望是空前的,投资与未来相关的文化产品,比如说科幻,感觉就是在投资未来。”世界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比起讨论历史和现实,人们更容易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未来。

在米娜看来,严肃主题纪录仍需要漫长的大众教育普及。一直以来,米娜和苏青导演的工作室有意识地坚持纪录影像放映,依托于工作室和“米娜餐厅”,这样的放映一做就是好几年。

破题“非虚构”:“虚”和“实”的相对性

随着写作等“非虚构”创作越来越多地走入人们的视野,将纪录影像划分为非虚构创作范畴已经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分类方式。

下,仍有必要明晰它是一个相对概念。纪录影像追求的真实是一个“无限接近”的概念,绝对的客观和真实是不存在的。

纪录影像是否呈现真实是长久以来受到格外关注的话题。米娜认为,的确存在惯常的认识以区别纪录片和剧情片,然而事无绝对,比如伪纪录片就是一个例外。

在米娜看来,“非虚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人们一直处于并仍将处在辨识的过程中,每个时代对它的理解都可能不同,“所以最好的理解方式是去洞察和发现变化”。

谈论严肃主题创作,经常被提及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真诚”,往往“概念”是稳定的,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镜头,真伪判断可能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可靠。

“独立性”:一种重要的创作态度

西方对独立影片的界定比较明确,主要指它的制作有别于电影工业的工业化流程。米娜认为,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除了对制片方式的考量,提及纪录片乃至实验电影,“独立性”更多是指独立思考的态度。

严肃主题创作的“独立性”恰恰为文化观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现实中我们常常习惯于接受一种视角,一种腔调,一种口吻,包括用词造句,似乎也有一套既定的格式。

米娜认为,历史地看,独立创作非常宝贵,纪录影像创作中的“独立性”同样宝贵,它们自觉聚焦被忽略和遮蔽的那部分生活,不仅是有益的补充,更在客观上与主流共同构建了更加健康的文化生态。

叶云认为,严肃主题创作中,影像语言的魅力是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获得的,独立创作的过程是富有耐心地把生命本身的样子,比较好地呈现在人面前,而非想象中那种过于美好的,理想化的东西。

“猜火车”文化沙龙创办者老贺做文化沙龙十几年,其间组织过几百场纪录片放映。他接触过的纪录影像作者既有传统纪录片导演,也有新纪录片导演。

不论传统还是新兴,这些创作者都是有过独立创作经历的,也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他们的创作有别于主流题材,不依附于商业,虽然也存在着“姿态趋同”等局限性,但已经很难得。

老贺认为,新纪录片导演是伴随着新媒体艺术(主要指以光学媒介和电子媒介为基本语言的新艺术学科门类)诞生成长起来的,因此创作上也继承了新媒体艺术的两个特点,即先锋性与实验性(这里谈到的“新”主要相对于传统认知中的专业从业者而言,相较于传统纪录片导演,新纪录片导演所指范围更广,也包含了业余作者的可能)。

自然和节制:创作遵循的要义



纪录片《梧桐树》海报



《梧桐树》剧照



《梧桐树》剧照

读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人们通常会无意地期待一些戏剧化的“爆点”,跌宕起伏的情节总是更容易吸引人。

米娜认为,观众对戏剧冲突的期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大量作品养成和驯化的结果。一个对一切未知的孩童,也对一切保有好奇,如果克服被驯化的观看习惯,以天真之眼去看世界,观看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虽然不否认对戏剧化情节的把握和掌控需要高超的能力,但米娜更倾向于接受自然的讲述方式,“就纪录影像而言,有时候平淡也是很强烈的力量。”

由苏青、米娜导演的纪录片《梧桐树》将镜头转向“特殊群体”,关注这个群体的教育,用米娜的话讲,“这是一部没有明显故事线的片子”,使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

拍摄孩子的肖像。当脸部特写鲜明地呈现在电影银幕上,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唤醒”观众注意力的。日常我们鲜有机会面对一个来自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更不会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即使遇到了,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回避。



纪录片《对看》海报



《对看》剧照。图为影片主人公之一林森(左)和他的父亲



叶云导演在拍摄中

纪录片《对看》是由叶云自己剪辑完成的,她感觉这个过程很像剧情片创作剧本的过程,而与写剧本仰赖虚构最不一样的是,“素材都是真实的,这时候靠主观想象或者为了戏剧效果制造冲突是完全行不通的。”

同样是二度创作,《对看》在音乐运用上也十分节制,起初叶云只想依靠影像本身的情绪推动情节,不打算加入音乐,后来为了平衡结尾一段黑白影像的沉重感而加入了一段音乐,目的并不是烘托情绪和强化情节,反而是为了舒缓观众的情绪。

“对看”:生命因此更完整

《对看》的片名阐释具有多义性,其中,它也暗合了影像创作中“观察的一方”和“被关注的一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长久以来接触特殊群体中一个又一个个体,当初的不少拍摄对象已经成为米娜的朋友。最初的相处中,米娜更多思考的是健听人和聋人之间的差异性,听到一些有关聋人身体缺陷不恰当的言论和表述,她甚至比朋友们更敏感,比如,听到“聋哑人”这个词她总是犹豫要不要纠正

对方,毕竟“聋人也有语言,他们通过手语表达。手语虽然存在于主流文字和口语之外,但仍是一个非常发达、丰富、独立的语言系统”。

米娜的“情绪敏感”要归功于她的聋人朋友。如果说她的一系列同题材影像创作让一个特殊群体不因生理上的缺陷而失去所有话语权,被更多地“看见”和关注,那么身边友人对自身身份淡然接受的态度真正让米娜的内心平静下来。

叶云拍摄《对看》的经历可追溯到10年前,这段经历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完全改变了她的职业方向和人生轨迹,“当真的进入到主题,深刻理解人物,拍摄有了现实观照,而这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容忍漠视了。”

叶云对自己想要拍的故事和故事里人物的命运非常执着。比起熙熙攘攘的城市,传统乡村缓慢的节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无论过去多久仍然带给她触动。

受访者简介:

米娜:出生于重庆,现居北京,美食家、独立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有《白塔》(2004)、《手语时代》(2010)、《梧桐树》(2018)。

叶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自由职业人,从事影像、绘画等创作。影像装置《对看计划》获中央美术学院09届优秀毕业作品一等奖。

老贺:原名贺中,出生于北京。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小说创作。2003年创办“猜火车”文化沙龙。

采访手记:

在被赋予形形色色的身份之前,剥离采访者和受访者、纪录片导演和记者等“被定义”的标签,每个人首先是他自己。

因为眼前的触手可及,我们的目光得以投向那些远方,凝视曾经忽略的“少数”,文学也好,纪录也好,这是一种幸运,感谢有他们。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